



智慧宝鉴

中華

大方略全书

传家宝 人事通

若论乾坤大事 首重纲纪人伦
世事炎凉须知 身命穷通要领
理包经天纬地 道通修齐治平

【清】石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传家宝·人事通

(清) 石成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人事通	(1)
时历纂	(65)
新撰俗语正讹	(82)
金言	(88)
除嫌约	(95)
除嫌约二集	(96)
种福根	(98)
口笔志	(99)
留心集	(100)

人事通

虹桥之侧，余小构斗室，巢居于内。倚窗啸傲，但见烟云花柳，变态争妍，会心之际，得趣欲仙。因忆小景如此，若夫名山大川，其景象又不啻千百倍矣。既赏之余，喜察人情世事，或闻客议论，或触己愚衷，辄以俚言记之，日久成帙。予友熙公许子过我斋中，见而谓曰：“是书所载，皆通彻事情，利人甚普，亟宜付梓，公诸天下，何秘固一室为哉？”余应之曰：“利世之书，古本嘉言已汗牛充栋，如《六经》、《四子》，何莫非利世者？奚取于俚言愚见耶？”许子笑曰：“子不尝构虹桥书舍欤？以其近附城郭，无跋涉之劳，景虽无多，会心足乐，何殊吾子之撰言？如经子嘉言，深奥为多，譬之山川大景，其奈高远难至。凡舍难趋易，人情之常，子盍思乎！”谆劝梓行，复赠书名曰《人事通》。余深愧赧。惟余一点利人醒世之心，出诸至诚而已。若曰佛有六通，此可为人事之一通。是予之粒粟，何敢妄比于沧海也耶？

惺斋愚人石成金撰写

每日早起

唐人诗云：“在家常早起，忧国愿年丰。”要知为家主者早起，则家中子弟家人，孰敢懒睡？家人各执其事，勤俭为持，兴旺日盛。但一日之计在于寅。人至清晨，精神加倍，此时读书，大有进益；此时做事，极有功劳。况家内杂事，又须早办。谚云：“早起三光，迟起三慌。”早起则门庭椅桌堂地各处打扫洁净，此家门光彩，一也；头面梳洗洁净，衣帽穿戴齐整，此身体光彩，二也；人客到来，热茶奉敬，盘杯精美，此款待光彩，三也。若或贪眠迟起，满地灰尘；或有客到，头蓬面垢，衣帽不整；旋烹茶汤，事事匆忙，岂止三慌？如果年老衰病，方可安寝迟起，亦须呼令子侄代之。

擦齿乌须不老神方

吾扬刘秉宇先生，年九十二岁，须发不白，齿牙坚固，容色少壮。予甚惊异，因备多金，执贽拜求何术至此。珍秘再四，见予诚恳，蒙密传此方。言人之元气，每日清晨统聚于口，切不可漱水吐去。须用此药，以白开水指潜多擦齿上下，漱水徐徐咽下，功效异常。但须于四十余岁即擦起，不可间断，齿固而须发黑者，永不白矣。此方得之甚难，应验多人，不可轻视也。

熟地黄晒干 白蒺藜去刺 破故纸 五味子晒干 汲食子
黑黄者佳 地骨皮去粗皮 旱莲草 枸杞子晒干 青盐用绵纸酒湿透包，放炭中微火煨。以上各一两五钱。 辽细辛六钱 共末筛细，磁罐盛贮，不可出气。每早空心，用滚水一口，将药擦齿漱咽。停一时，再吃八仙糕或牛乳。

八仙糕

世人禀气有二种。有阴不足者，如内热干咳、口干痰火、大便结燥、小便黄赤之类；有阳不足者，如饮食不消、大便泻痢之类。清晨食物，各辨其宜，食后洗面。阴阳不足之人，宜用八仙糕最补脾胃，肥壮身体。

白术 白茯苓 怀山药 莲实 芡实各八两，饭上蒸熟，晒干，临合微炒。 陈皮 甘草各三两 腊炒米三斗共八位

每年腊月极冻之日，炒糯米，用大簸放天井中间，铺开冷透，以收腊气。同药共磨筛细，收磁罐内。食时旋入糖，用开水冲调。腊月磨此糕，虽收三五年，不蛀不坏，愈陈久，功效更大。若不在腊月炒磨，多生虫蛀网丝，难以久收。坛放高燥处，勿近地气潮湿，勿用盛酒碱者。白糖须食时旋入冲调，若同药拌入糕，俱潮坏。此糕最妙在不拘早晚，随要随有，多、少、稠、稀，各随人意。用大新坛收贮扎紧，勿走药气。另用罐取出若干，用完再取，则不致每日开泄药气。

牛乳

阴不足之人，可服牛乳。用极肥壮水牛取乳。不可撒酥，不可和水，用粗磁碗滚水中炖三四滚。清晨空心服下，最能滋润脏腑，补益真阴，美润容色，疗治百病。

不立志诸事难成

世上有一种无把柄人，自己拿捉不定，东扯西牵，首鼠模棱，有始无终，易惑易动，诸事难成，亦不可与之共事。湛甘泉曰：“诸生为学，必先立志。”即如作室者，必先固其基址，乃可建造。要知“匹夫不可夺志”，若一有可夺，岂谓之志？王阳明曰：“夫学，莫先立志。志之不立，犹如不种其根，而徒事培壅灌溉，劳苦无成矣。”世之因循苟且、随俗习非、而卒归于污下者，总以志之不立也。所以凡学者，自始至终、无时无处，而不可不以立志为主。

立志是第一件事

予昔撰《读书十戒》，首一条曰：“立志若坚，反难为易。”要知不但读书，即士农工商，俱各有本分当尽之事，若不先立坚固之志，则易者亦能动摇，何况其难乎？所以人不立志，则无成功，徒为劳苦耳。是以人生在世，立志为第一件要紧事，不与事之可有可无者比。

刻志励行

人亦何常为志所造。一念激烈，则跬步千里；一念沉寔，则瞬息万年。曾子三自省，孟子三自反，皆从志上提醒。果能刻志励行，将精神归并一处，何坚之不破，何远之不到哉？故曰：“志高品高，志下品下。”

做事要趁少壮之年

凡人立身，以六十年论之，前三十年容易做事，容易成人。因上有父兄之庇，下无妻孥之累，食肉衣锦，志得气盈，精神强健，稍一着肩立地，可成伟器。所谓“后生可畏”也。为后生者，亦宜知自畏。如果三十年后，渐入老景，室家相牵，身口相迫，百务丛集，家政旁午，每每失身，多不能自立，故曰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

信行

提躬涉世，全凭忠信为主。试看日用所与接者，或是父子兄弟，

或是夫妇朋友，谁人可用诈，谁地可行诈耶？凡一言一行，皆从真实之心发出，不朝更夕改，不外合中携，不阳施阴设。如是，则蛮貊之邦可行，况州里乎？故曰：自信人亦信，胡越皆兄弟。

威仪

威仪者，一身之观瞻，众目所视。威仪不端，则情慢之气设于身体；召侮之媒也。必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饰其容止。左规右矩，声律身度。则我不示人以慢，其谁敢慢我哉！

名节

名节乃一身之大关，植之甚难，败之甚易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暗室屋漏之中，指视甚严。若不于此时常自检点，念头起处，少有差错，以致毁名裂节，则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。得失一时，荣辱千载，可不畏哉！

少管闲事远避是非

人之精神有限，养重为佳。为无事逸民，岂不快活？若或应酬世务，关涉不紧要之事，夫为人解结释纷，固是厚德；然是非之门，容易招尤，若干涉世才能，平其直，剖其曲，自必空劳神力，以面皮向人，弄巧成拙矣。若事不切己，付之不闻可也。昔人云：“练事何如省事闲”，谚云：“能管不如能推”，各宜深佩此言。

谦虚

谦受益，满招损。要知天道下济，而光明君子哀多益寡。师德干唾，淮阴受跨，不失为英雄气概。诚能谦谦自牧，气易逞而持之以平，志易盈而守之以虚。不自知者愚人，不自是者非人，不自上者下人。所谓汝惟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也。

怒

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。但能于怒时忘其怒，而观理之是非，则可怒者在彼不在我矣。要知理胜气则平，气胜理则怒。惟观理之

是非，即可以止怒；如怒仍未止，当以孔圣忿思难之说以遏之。嗟乎！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何其失算！想至此，便冷然冰消。

怒有三损

盛怒炎烈，其损有三：内乖天和，一也；外失人表，二也；重怒之下，过为峻急，难于承奉，刑罚不中，三也。学问变化，正在此处锻炼。

丧心

读《孟子》，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此心耳。若丧失其心，违背天理，不仁不义，不孝不悌，即禽兽矣。虽身为卿相，金穴银山，于此心何加损哉！王阳明云：“若违了天理，即与禽兽无异，便是偷生。”

立身歌

奉劝少壮人，辛勤思成业。趁此青春年，不愧古豪杰。已过常检点，闲事休干涉。毋轻贱与贫，毋附炎与势。度量要宽洪，识见要妥贴。莫贪不义财，莫作无辜孽。积善世相继，绵绵延瓜瓞。

莫学不紧要之事

世上诸不紧要之事，切不可习学。即琴棋书画之类，虽于道理无害，然或间涉一二，为游艺则可，若专意偏好，必致旷废时日，徒耗精神，将正事俱误，大为无益。在清雅之事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事！

齐家

齐家要法，起于闺闾。盖闺闾之内，情常胜理，而恩常掩义，则惟节之以礼。礼者，所以正伦理、别内外，齐家人之不齐，以归于齐也。然一身之淑慝，关系一家之兴废。大抵父要严，子要孝，兄要友，弟要恭，夫妇要和，朋友要信。若或爱憎失宜，好恶易向，何能令家庭骨肉之间雍雍肃肃，有相好而无相尤哉？朱文公曰：

“读书，起家之本；循理，保家之本；勤俭，治家之本；和顺，齐家之本。得其本则未自理矣。”谚云：“男务勤，女务织。论治家，此第一。”盖身正则家正。若家无善教，则戈矛起于衽席。其害也，莫甚于卑幼为政，恣其无厌之情；犹莫甚于婢子造言而妇人悦之，妇人附会而丈夫信之。家之索不由此起乎？至于子怨父贫，弟攘兄富，妻妾视丰啬为悲欢，奴仆视盛衰为勤惰，市道不在门外矣。

敬天地

人生父天母地。今日得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安居乐业，俯仰无累，非天地之庇乎！将何以上答洪恩？惟每日于夙兴夜寐之时，净心洁念，盥手焚香，遥空叩首，以谢赐一日之福。行事不可欺天，以仰报万一耳。

治家以敬长为第一

前人云：“幼不事长，贱不事贵，不肖不事贤，谓之三不祥。”凡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夫内亲如叔伯，外亲如姑表，一切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职高者，皆是长上，俱当加意爱敬。坐让席，行让路，口不得乱谈，事不得专行，贤智不敢先，富贵不敢加，方是卑幼之道也。

时常畏惧王法

朝廷申设律法，不过禁民为非，实所以保全之也。每有玩法者，藐律令为闲话，安刑罚为枕席，辱父母之遗体，污祖宗之清名，岂非自作之孽乎！必须视律令所禁，凛如雷霆；刑罚所在，赫若鼎镬，庶可保全身家，以为太平之良民也。谚云：“惧法朝朝乐”，即此义。

早完赋税

谚云：“家要宽，先完官。”要知身享清平之福，皆赖圣天子所赐。但我潜居草莽，无可上答主恩，惟勤力农亩，致五谷丰登，夏税秋粮，争先输纳，自是善良之民。若或任意花费，转将赋税延玩，临时官差追比，甚至遭刑受辱，自必举贷出息，家财破败，俱由于此。

严肃闺闼

夫闺闼之中，非狎昵之所。上承宗祀，下范子孙，夫妇相敬如宾，方成内政。每有好褻者，视妻妾如狎客，以房闼为乐地，放情恣欲，无所避忌。但纵淫于己，只以导淫于人。子孙不肖，婢奴为奸，自作之俑也。

长幼名分要正体统

长幼名分世次，原有定额，即称谓不容假借，座次不容紊乱，毋论远族近族，同乡异乡，俱照兄弟叔侄序列，名门旧俗之礼，原自如是。又有尊庶母为嫡，跻妾为妻者，有婿坐岳翁上，甥坐外祖上者，有出嫁女归宁而辄居客位者，是何体统？是何纲常？罗念庵家于归宁之女依世次别设一席，可法也。

族中孤寡要加矜恤

孤与寡，乃天下穷民无告者，即名门右族，多有失所。文王首重哀矜，况族中不幸有此，无论亲疏，皆当念其为我祖宗骨脉。育孤子，嫁寡女，老而无所依者，曲加调护，令不至于流离颠沛，贫者恤之善言，富者恤之财谷。若任其孤苦伶仃，展转沟壑，不惟族人怨之，而祖宗亦不佑之矣。

奴仆不可改姓

奴仆家人，各有本姓。虽有贵贱之分，然而各有宗支世系，切不可改为我姓。不但绝彼后裔，倘年渐久远，生子繁多，未免以伪杂真，乱我世系矣。

厚姻里

姻者族之亲，里者族之邻，远则情义相关，近则出门相见。宇宙茫茫，幸而聚集，亦是天赐良缘。况童稚时或多同馆，或共嬉游，比之路人迥别。凡事皆当从厚，通有无，恤患难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一切以诚心和气遇之，彼不感而化矣。若横行乡曲，恃强凌弱，靠富欺贫，天道好还必难保其常盛也。

买旧物

一切旧物皆可买用，惟床、帐、被、褥、枕、席六件，须要新制，切不可借钱图贱，买人用过旧物。恐卧人有绝命于上者，或有枉死之魄附内者，或有少年生魂留连而不散者，用之每多作祟，岂不可嫌？倘如必用，亦须于现天空处，晒露两三日。

自问

自己问自己：我生在世上过了许多年岁，曾为了几件利人的好事？或于五更头睡醒时想一想，或者于无事闲静时再仔细想一想，只恐怕欺骗谋算人的事甚多，而实在利人的事甚少，岂不大加惭愧？急急改悔，急急修积还嫌迟也。

诸事都要预慎

父母要在生前尽孝，若到死后，虽三牲五鼎，日日斋醮，只充生人肚肠，只供生人眼目，有何益处？教子要在幼小时严加训诲，若已经长大成人，其顽劣性情自然习惯，再去教戒，予只恐教戒不来。身体要于平时起居行止留心调摄，若已经染病，虽幸而医好，予恐不能强健如初矣！治家要于丰足时常加勤俭，惟恐贫乏而致仰面求人，则决不至于贫乏而致仰面求人。若任意奢靡，家业消耗，再去创立，甚是难为。火烛要小心，平常劝之不听，若一遭火灾，家业立时成灰，追悔不及。盗贼要预为谨防，若已经被窃，或告官捕缉，或四路访拿，予恐无益而反费现银。言语要谨慎，若说话不肯留心，信口乱谈，至于失言，虽极意挽回，亦挽回不来。世上诸事都是如此，皆因预先不谨慎之所致也，事后追悔，徒费心力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”世人岂可不三复此言！

读书全要体行

读书不在记诵，全要身体力行。若不身体力行，虽读书五车，究竟书是书，我是我，全不相干。夫圣贤垂训教人之意，欲令天下后世凡读圣贤书者，皆效圣贤所为。若徒以记诵词章之学，幸取科第功名，不亦为圣贤之罪人乎？

读书切忌贪多

读书不在贪多，只要章句少而熟读精思，久而义理自然贯通。若或贪多则不熟，务博则不精，欲速反迟，此是学人大病。俗云：“贪多嚼不烂。”意正如此。

读书要时常温习

天下善读书者，不如善理书。书若不理，虽极熟之书，亦必遗忘，何况乎半熟之书乎？书若不理，虽有大聪明记性，亦必遗忘，何况资质庸常乎？所以读书既要勤勤熟读，又要勤勤熟理，则时复思绎，浹洽于中，而自无扞格难通之病矣；若或读而不熟，熟而不理，只是徒有读书之名，而无读书之实，不可谓之读书人也。

书分四等

天下之书极多，予意约分四等：有宜熟读者，有只宜熟看者，有存备考核者，有切戒入目者。即如《四书》本经以及得意好文，嘉言法语，必须读而又读，熟记于心，更须时加温习，不可少有遗忘。至于后贤讲解，历代史鉴，以及事实典记，则选其语句紧要者记之，余则熟看，不必尽读，亦不能尽读也。再若韵府、韵端、字汇、经济、医药、技艺等书，看完存之，以备稽考。下而至于俚俗杂书，淫艳词曲，其中不独并无学问，而且伤风败俗，摇惑人心。凡遇此等书，见之即付水火，不必入目。如此分别，才有见识。不然，藜藿先已饱满，后来虽有佳肴美味，反吃不下矣，岂不可惜？

世上要紧惟在耕读二事

人生在世，惟读书、耕田二事是极要紧者。盖书能读得透彻，则理明于心，做事自不冒昧矣。用力田亩，则养膳有赖，俯仰无虑，即不能躬亲耕种，亦当专心督率。若不读书，何以立身行道，显亲扬名？若不耕田，何以仰事父母？何以俯畜妻子？唐人诗云：“天下良图读与耕。”要知一切事，总不如此二字之高贵安稳也。

士

士为齐民之首，宁独以文采表现于世？须要以行谊先焉。夫士先德行而后文艺，科名乃其次者。彼其所得于天甚厚，幸而人不物也，幸而中国不夷狄也，幸而男子不妇人也，幸而四大具全不支离也，幸而读书识道理不懵懂也。有此五幸，不思刻志苦行，为世间大丈夫，而徒着青衿，夸耀乡里，岂称士哉！世乱时，志士仁人尚思做好人，幸逢太平，复得温饱，不思做好人，更欲何为也！《语》云：“进取功名易，变化气质难。”须痛加猛省，莫负好衣冠。今日能砥砺名节，为孝子顺弟，则他日必能为忠臣贞友。未有寡廉鲜耻、不孝不友而能标名竹帛，流芳万年也。予愿为士者，宁雄飞毋雌伏，宁玉碎毋瓦全。所读者好书，所说者好话，所行者好事，所亲者好人。圣贤与游，真鼎自爱，如玉之在石，金之在冶，女子之在帏，其有所不为者，乃其真能大有为者也。必如是而后人品功业，卓然为天下第一等人，无忝士称矣。嗟乎，自世之愉也，而士风不美。真士无论已，俗士日日呶呶，徒知在口上做生活，不知在身上做生活。孝衰于妻子，友衰于财贿，名丧于刀笔，金散于博徒；梦沉姬阁，屈首公门；不为耀治之金，则为赁辕之驹。士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而乃作如此伎俩？瞻对宫墙，何以为心？平旦自念，何以为人？窥镜自照，何以施面目？是名教之罪人，士之羞也。

士品

陈眉公曰：“作秀士如处子，要怕人；既入仕如媳妇，要养人；归林下如阿婆，要教人。”为士者持身不高立一步，出人头地，是尘里振衣、泥中濯足，如何有超拔处？所以士品欲超不欲隘，首改过，次勿欺，次畏阴险，畏清议，畏苟取，方是上品。

士志

仲舒不窥园门，倪宽带经耘锄，前人焚舟尘甑，志上进也。为士者，首先立志，须要抖擞精神，一意寻向上去。如撑水上船，如赴军中期，直到大休歇处，方肯息肩。则志超者品亦超，方成宇宙奇男子。

士趣

多少伶俐汉，只被那卑琐情态耽搁一生。若做个出头人，直须放开胸次，令眼界大、局面大，若鸢飞鱼跃，若光风霁月，若泰山乔岳，绝不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想，方是真识趣。

士习

人生自朝至暮，须要逐时检点，甚勿当面蹉过。宜早起，不宜贪睡；宜寡交，不宜滥与；宜静坐，不宜喧闹；宜谨言，不宜肆舌；宜近君子，不宜亲匪人；宜朝暮温习书文，不宜散步闲游；宜闭户默想，不宜群聚妨业；宜流芳青史，不宜玷辱家声。如是，则士习正矣。

士养

为士者，藉举业以取科第。非潜心经史，成远到之器，他时眼光落地，这个六尺躯有何结局？必一意向上，黄卷中日与圣贤对，一切身念、家念、闻见念、交际念、游戏念尽行谢却。刺秦之股，下董之帷，则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乘此取青紫，如丈人之承蜩，直掇之耳。

士操

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。为士者，气节为上，功名次之，不可奔兢为自献之璞，伏在车下，泣血孙阳，何其陋也！甘进若饴，不羞牛后，何其丑也！诋词朝政，挟制长吏，何其横也！褪躬涉世，全要在青天白日上著脚，方是大丈夫最上气概。

士学

濂洛关闽，理学之祖。士人高山仰止，景行前哲，宜发挥性情，剖析微妙，以羽翼圣真，提醒群蒙。又要着着实实，从日用上去体验，不可如邯郸学步，拾人残羹余唾；又不可周冠孔裳，假讲学为媚灶钓誉之阶，方是真儒，方是真理学。黄履翁曰：“愿士夫务道学，不愿立道学之名。”真格言也。

士神

人之一身，全靠这精神干事。精神不旺，昏沉到老。做一切诸事，都以养神为要。然而养神更是举业最上工夫。戒大醉，大醉耗神；戒贪色，贪色灭神；戒厚味，厚味昏神；戒多食，多食闷神；戒多事，多事乱神；戒多言，多言损神；戒多忧，多忧郁神；戒多思，多思挠神；戒久睡，久睡倦神；戒久读，久读苦神。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，何怕无解悟处？

士时

吾辈聪明不在人先，用力不在人后，安得蹉跎岁月，成就一个懒惰，断送驹隙哉？去日难追，来日宜当爱惜；昨宵已往，今宵切莫错过。须要乘时鼓壮，埋头芸窗，冬不炉，夏不扇，食不知味，如龙之养珠，鸡之抱卵，下几年无渗漏工夫，方成万选青钱。老天有知，必不令苦心人落魄，青年坎坷终身。

士艺

文章虽是末技，涵养到而后识趣真。盛意不可文，惧其决也；酒后不可文，惧其昏也；机太熟不可文，惧其轻也；兴未至不可文，惧其苦也。吟咏啸傲，诸文之变；高明清赏，荡文之情；饥食困眠，弄文之机；登眺山水，拓文之气；损除世事，清文之神；流览百家，大文之蓄。如是，方得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。

劝人及时为学铭

人生在世，岁月如梭。年方幼壮，切莫蹉跎。世务日拙，家事日多。失今不学，老大奈何。

农

闻民之利莫如农。农之依田，犹鱼之依水，木之依土也。要知农人一身，父母妻子，五口八口，俱仰给于田。一日不耕，则衣食无从取办。上农尽力开垦，力足而粪多，所获自倍。岁之所入，尝

足以供岁之所出，差粮可办，器械可易，朝餐夕飧，可给穰穰满家，无复有祈寒暑雨之苦。中农终岁勤勤，亦足有秋，而饥谨无虞。下农不耕不耘，酉成无望，徒取妻儿之啼嚎而已矣。所谓“惰农败田”也。试看仕宦之人，南州北县；商贾之人，天涯海畔。孰若农家六亲相对？岁时伏腊，父子骨肉各相保无恙，其乐陶陶也。有徒手游食之人，不务耕耘，不躬栴沐，不知稼穡之艰难，自逸自谚，乃侮厥父母曰：“昔之人无闻知，是坐享逸乐也。”宁免沟中孚乎？一人耕而众人食，欲其无为饥寒，不可得已。

农家要乘天时

天地之生物时而已。得其时，虽瘠土而收倍；失其时，则沃壤而徒劳。是以谷麦菽粟，皆当及时播种，庶用力易而获利多。

农家要尽人力

先期以戒种，相壤以耕耨，验粒以锄耨，竭力以勤本，率众以集事，守一以候期，节用以浚源，预积以防歉。庶一年耕，足供三年食。

农家要蓄水利

五谷资水以生，若无储蓄，专望雨泽，则雨或愆期，必失有秋之望。善治生者，每岁农隙开凿沟渠，无者掘之，有者浚之。沟渠既浚，积水亦广，可免旱荒之患。

工

工所以制器利用，不可一日无也。若不通工易事，则农困于贸迁，工困于授饬。余粟余帛积于无用之乡，而财用不其绌乎？国家鸠工聚财，凡陶冶械器之属，计程而餐，量绩而食，未尝耗无用之费，食无功之人。然业有千门，择术于精，造作欲专，为工者不思人之时日、精神俱有限量，若乃虚费光阴，心有不一，功杂无成，则终日憧憧，只自苦耳。谚云：“养身百计，不如随身一艺。”又云：“多艺多思艺不精，专攻一艺可成名。”良工匠心，其运斤成风之妙，固足以博厚糈、擅名誉。即艺成而下者，人持一艺，家专一门，随力取值，亦足为糊口之计。未有一艺随身，而不能挨排度日

者。所以大富由命，小富由勤。予劝技艺之人，各踏实地做生涯，莫爱小便宜，莫瞞心昧己，莫作淫巧以眩人耳目，莫偷闲时日，以虚糜廩禄，莫外实中饶，以售敝为器。如是则人工相得，既廩称事生计，其日盛矣。嗟乎！工之伪也，于今为甚：琢文刻镂，穷人宫之能；锦绣纂组，毕女工之巧；画栋雕梁，极靡丽之华。甚而一器一皿，无不作奇技以荡人心。而好事者，亦不吝厚价以偿之。艺愈精而财愈诎，风俗之所以日贫而莫止也。

生业活计

人生天地间，不拘良贱贤愚，俱要寻一个生业活计，专心着实去做。若无田可耕，无资本可商，无手艺可治，生则有泽可渔，有山可樵，有工可佣，有步肩可挑种种，皆本分事。若能勤心苦力，稳稳当当，就有许多日进，许多受用。视彼徒手游食，不免为沟中瘠者，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！

本分经营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要之以心地为主，心存忠厚，则必于本分上经营，一毫不苟取。艺精自厚售，功拙宜薄偿。不可以伪易伪，自坏心术。所谓宁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也。

商

四民之中，农本而商末。商所以济农之不及也。为商者，诚欲通有无、权子母，总不出公诚二字。公则无私，市价不二，三尺之童不欺，趋市者自归之如流水。诚则无伪，不惟人怀其厚，天地鬼神亦且庇佑矣。

伪贾

列肆于廛，与市人贸易，先要存心地。心地好者，随时之丰歉为屈伸，而近悦远来，所积日厚。如登垄断而罔市，利用知术，贩盐而加之以灰，贩米加之以水，贩漆加之以油，诸如此类，或目下侥幸，少得微息，不知造物者随以他事取去，终于贫乏，岂不徒坏心术耳？